

后散文
文丛

若即若离

后散文丛书「所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些散文——遮蔽在媒体散文后面的散文。它们的作者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艺术追求，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坚持这样的追求。他们的写作并不迎合媒体的需求，甚至不顾读者的传统阅读习惯。他们能够做到的，是保持写作的尊严。他们相信，即便是商品社会，散文的作者和读者之间，也不应单纯是制造商与消费者的关系。他们将读者视为心灵上的朋友，也把自己看做自己的朋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不需要包装与叫卖的。」

森子一著

若

即

若

离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O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后散文丛书」所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些散文——遮蔽在媒体散文后面的散文。它们的作者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艺术追求，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坚持这样的追求。他们的写作并不迎合媒体的需求，甚至不照顾读者的传统阅读习惯。他们能够做到的，是保持写作的尊严。他们相信，即便是商品社会，散文的作者和读者之间，也不应单纯是制造商与消费者的关系。他们将读者视为心灵上的朋友，也把自己看做自己的朋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不需要包装与叫卖的。

后散文丛

若即若离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若即若离/ 森子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后散文丛书)

ISBN 7-5306-3962-5

I. 若... II. 森...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J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69991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39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20.00元

总序

近些年,说到散文的现状,往往会用一个“热”字来概括。关于散文热的话题,已经做了不少文章。纵观现代文学史,几度出现的散文热,都和当时的社会变革、思想风尚密切相关,并不仅仅是散文自身演进的结果。笔者在1999年为《一部散文选》所写的导论中指出:“经过70年代末思想解放、90年代初经济转轨的两度冲击,单一的经济、文化体制已经被打破,旧的尚未退去,新的已经生长,社会生活舞台上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热闹景象。商品分割市场的行为,本质上是在分割消费者。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价值观念,形成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群体都在寻求文化上的代言人。兼容性强、接受面广的散文就成了最直截简便的载体。”和以往出现的散文热不同的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媒体的介入和推动,使90年

代的散文热具有浓烈的商品气息。这既导致了散文得以打破多年形成的单一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又使散文摆脱不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法则,形成新的重复和单调。正像一切热闹的潮流都具有遮蔽性一样,被媒体炒热的散文,也极大地遮蔽了其他状态下的散文写作。

“后散文丛书”所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些散文——遮蔽在媒体散文后面的散文。它们的作者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艺术追求,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坚持这样的追求。他们的写作并不迎合媒体的需求,甚至不照顾读者的传统阅读习惯。他们能够做到的,是保持写作的尊严。他们相信,即便是商品社会,散文的作者和读者之间,也不应单纯是制造商与消费者的关系。他们将读者视为心灵上的朋友,也把自己看做自己的朋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不需要包装与叫卖的。他们的文字,原本存在于私我与友朋之间,只是偶然的时机,才进入公众的视野。透过他们惯常使用的词语——细草、夜晚、池塘、黄昏等等——多少能够感觉到他们潜在的生存状态与写作状态。正是这种潜在的状态,注定了他们被遮蔽的命运,也使他们的文字,在这众声喧哗的世界,保有一股难得的清寂之气。

关于散文的话题,常常谈到散文写作的自由随意。自由和随意几乎是每个写作者都在追求的境界。而自由和随意是需要前提的。这其中除了宏观环境的因素,个人的写作状态也至关重要。后散文的写作者能以平常心面对写作,不受声名所累,免于限时索字式的约稿纠缠,当写则写,不当写时拒绝写作。这样的状态使他们得以从容地思考和写作,也就有了创新的可能。他们大多具有多年的诗歌写作背景,经历过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加之对于散文传统习见的相对疏离,一旦进入散文写作领域,他们的姿态是新鲜

的,富有朝气的。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散文理念,有的还概括出“散文四度”的创见。只是他们并不十分关注散文是什么,而更关注心灵是什么,语言是什么,怎样让语言逼近心灵,倾听到心灵的声音。他们并不认为语言之道是雕虫小技,反而为语言的魅力所迷恋,以努力探究其中的奥妙为乐趣。在他们的写作中,语言并不只是承载既定的、成熟的思想观念的工具,而是和思想生长、延伸以至困惑、苦恼在一起的伴侣。看到,想到,写到,是一起完成的过程。凡此种种,标示着这些散文有着传统散文所陌生的裂痕,具有鲜明的现代感。

其实,所谓后散文的“后”字是多义的,开放的,任何概括都有划地为牢之嫌,而这些作者的写作方式是个人化的,并没有多少共通的规则和特征。沉河的睿智沉郁,雷平阳的粗犷神秘,黑陶的精致细腻,蒋浩的冷峻悲悯,汗漫的俗中见雅,陈洪金的绵密多情,都是通过各自的写作方式达到的,读者很快就可以领略到。还应该指出,诗歌写作经验对于散文来说,是一柄双刃剑,过分地追求语言的诗化和诗意的铺排,往往会伤害散文的直接性和现代感,钝化思想的锋锐。由诗歌进入散文的写作者,在这套丛书中会收到正反两面的教益。

笔者始终认为,散文的世界广阔多样,我们所见实在有限。不同的散文本来为不同的读者而存在,自然应该有不同的传播方式。现在这些被冠以“后散文”名分的六部文集即将付梓,它们将结束原来的状态,以图书的形式彰显出来,进入市场流通。面对公众读者的选择,它们将有怎样的命运?虽然说“当地下水冲出地面的时候,大地的风景已经因此而改观”,那河水可还能把握自己的流变?

无论怎样,“后散文丛书”的出版至少证实了这样一种

判断：优秀的散文作品不只热在报刊上，闹在评奖中，它们还以各种方式存在于民间。散文是无需悲观的。继续发现它们，举荐给读者，是我们出版工作者的使命。

谢大光

2002年岁末

1 词与物

- 我与短街 ●●● 001
- 词与物 ●●● 028
- 带图画的本 ●●● 083
- 词语的脉搏 ●●● 101

2 记忆混编

- 城市生活的借口 ●●● 119
- 一些人,一些场景 ●●● 124
- 雪纷纷 ●●● 127
- 人工河 ●●● 133
- 在林边 ●●● 138
- 野外是何处? ●●● 141
- 岩石地貌 ●●● 144
- 寒冷的品质 ●●● 148
- 浊水河 ●●● 151
- 记忆混编 ●●● 155
- 贾小龙的梦 ●●● 159
- 花园里的蝙蝠 ●●● 161
- 水边遐想 ●●● 163
- 在矿工中间 ●●● 166
- 腾空而去的剑麻 ●●● 169
- 秋之惑 ●●● 171

- 废弃的小剧场 ●●● 174
- 自然之痛 ●●● 176
- 迷鸟俱乐部 ●●● 180
- 灰色 ●●● 184
- 被蒙在鼓里的人 ●●● 187
- 游戏与反游戏 ●●● 189
- 戴丑角面具的杯子 ●●● 192
- 鹰与墓主的谈话 ●●● 197
- 商业街 ●●● 203
- 与山村饭店老板闲聊 ●●● 207

3 走在午睡的梦径上

- 几个与蝴蝶有关的梦 ●●● 213
- 出土 ●●● 218
- 梦中的图书馆 ●●● 220
- 一封梦中的信 ●●● 223
- 矿区谣言 ●●● 225
- 有塔和蟒的风景 ●●● 227
- 还乡记 ●●● 229
- 四个窗口里的雪 ●●● 232
- 画梦录 ●●● 234
- 向大海逼进的梦 ●●● 236
- 迷失 ●●● 239

走在午睡的梦径上 ... 241

飞翔的集合 ... 244

4 乡愁的滋味

云雀记 ... 249

屋顶上的空间 ... 252

过年杂感 ... 254

黎明及其他 ... 257

乡愁的滋味 ... 261

燕子·燕子 ... 263

雨的光泽 ... 266

吃土豆的人们 ... 269

无名的小河 ... 271

小溪 ... 273

眺望北方 ... 276

迎春花和坟 ... 282

5 便携式阳台

什么都没写 ... 287

往复来去的交流 ... 289

便携式阳台 ... 292

至今仍然有效的合同 ... 296

“诗”说 ... 299

一本版画集	••• 302
美术课	••• 306
一辈子找寻自己	••• 308
悬系之间:一种视角	••• 310
在场与缺席	••• 313
猫眼:看手边的巴尔丢斯作品	••• 315
片断的声音	••• 320
后记	••• 323

1

词与物

CI YU WU

➔ 我与短街

1. 扫街人

即

曾写过《夜半之神》，从扫街人的扫帚声开始，到铁锹的装车声结束，也就是由慢板的大提琴到急促的定音鼓，一段完整的音乐。扫帚如彗星一样神出鬼没，我时常调整自己的心跳节拍，随它的平均律而体会扫帚展开的幅面，像扇子一样轻盈，或是如特大号的斗笔在路面抒写，却不留一个字，我不免猜想这件体力活儿，非艺术家不能干得漂亮。

若

扫帚也是尾巴，干活的时候长在身前，收工时拖在身后，或是在一个肩头高高地翘起，它有理由像孔雀那样翘着，虽不华丽，却神气十足。

天天熬夜，就会在凌晨三四点之间“遇见”扫街人，其实我从未与他打过照面，他长得什么样？有多大岁数？这些未知数跟谜一般，所以，我叫他“夜半之神”。每次听他扫街，我都会趴在窗口眺望一番，可是什么也看不见，这是条瞎街，没有一盏路灯能放电。在微弱的星光和附近建筑物的折光里，他挥动那条出神入化的大尾巴，扫呀，扫呀，从西到东，或从东到西，将短街的肌肤触摸一遍。

即

我敬重扫街人,将他称为神并不为过,因为在没名没姓的夜晚干活儿,他是我一个伴儿。有神为伴,我也可以多熬一会儿,即使什么也不做或一无所获,也自觉是充实的。反过来说,他是用扫帚帮我清洁身上、脑袋里的尘埃,何况一个活到四十岁的人,身上负载的垃圾也太多。

若

他挥动扫帚的时候,我也会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习惯如今已成了条件反射,伸伸胳膊,踢踢腿,再扭扭腰,疲劳一下子减轻了许多。趴在窗口望望夜空,再看看黑暗的道路,找一找扫帚声的方位,他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他可没我这么逍遥。他融化在声音里,如果我是巴赫,会为他写一首平均律,曲名就叫“扫帚之歌”,可这些都对他没用,我自作多情的关注不能帮他一点忙。我只能是一个旁听者,一点一滴地听懂他给我上的每节课,并把心得记下来。我不会挑剔他的毛病,我没资格。

三年前,从老家来了一位表哥,白天在市场上卖菜,晚上就干扫街的活儿,我记得他每月扫街挣来的钱只有一百多元,几个月后他就扔掉扫帚回农村了。

2. 尘之书

尘土是从哪儿来的呢？首先要让这个愚蠢的问题成立，我才能写下去。直到我的小聪明从尘土中探出头，哇塞，这也能写啊！

短街的垃圾并不多，平均一天也就是一卡车，可尘土却无法估算，三分之二是躺着，三分之一是站着、挂着、飘浮，你若想把它们都请下来，对不起，除非你是土地爷。

如果能把这些尘土积攒到一起，可以养多少花，种多少向日葵呀，可尘土比孩子还淘气，它不读书，不看报，听不懂你的话。如果你就此以为它幼稚，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什么世面没见过。所以，跟尘土说话，客气点。

短街之脏是出了名的，大众的场所嘛，尘土自然要来凑热闹。煤灰、沙尘、草木灰、垃圾末，还有打乡村粘来的泥土、挖管道翻上的土，土到短街的指头、趾头里了，土得掉渣儿，塞住鼻孔，也爬上了我的窗台、书架，毫不客气地吻着封面上的人和打开的汉字。

本来嘛，我写下的字就是尘土，它们相互亲热，虽有同性恋嫌疑，可并不违法呀！人制造尘土，也吃尘土，我们本来就是尘土并归于尘土，不过是提前享受了一番，有什么可烦恼的呢，何况人死之后，我们所应得那份一点儿不少。

然而,我想探求的是,哪些尘土来自乡村,用了多少时间成为市民的尘土,像我一样,从乡村生活到城市生活,总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另外,城里的尘土会瞧不起乡下的尘土吗?进而会欺负它?乡村的尘土会低三下四吗?哈哈,我要给尘土划分等级,等着瞧吧。

乡下来的尘土会受到市民尘土的热情款待,毕竟是从老家来的嘛。市民尘土虽然很抠门儿,或很容易学坏,也不会忘记祖宗。可如果是城里的尘土飘到乡下去,情况却刚好相反,它们并不受欢迎,即使是去一趟城里再返乡的尘土,也是如此,它们的细胞变坏了,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间长短却说不准,也许比一个世纪还长。所以,我不赞同将城里的垃圾(尘土)倾倒城外去,那不是办法,最好是在市中心建一座垃圾山,再立一座碑,纪念我们的城市生活,并供尘土中的后人瞻仰。

这样说来,我也要少到乡下去,或者是脱光衣服,理个光头,剪净了指甲,不穿鞋子,空腹,不带一丝污垢到乡村去,否则,乡村会拒绝我的造访。还是让我用自私的皮筋把短街拉长吧,直接弹向乡野,既然得病,就让我与庄稼得一样的病,不信它不认我这个外甥。